

抗争与逃离

——评徐小斌中篇小说《双鱼星座》

卢顽梅

(西藏民族学院 文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①

摘要: 徐小斌中篇小说《双鱼星座》暗合了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 作家通过神秘主义氛围的营造、星座文化以及梦, 隐喻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尴尬处境, 并从另一个层面来揭示现代社会中变质的男女关系, 揭示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对整个人类的异化。面对困境, 女性选择了抗争, 但是, 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微不足道, 只能发生在想像中, 无法触及这个社会存在的根基, 最终只能逃离。

关键词: 徐小斌 《双鱼星座》; 卜零; 逃离; 异化

中图分类号: I2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0X (2013) 07-0098-04

徐小斌在《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中写道: “《双鱼星座》与《迷幻花园》是在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写的。^{[1] (P371)}” 真正深入社会之后, 徐小斌才深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真实境遇: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遭受压抑、围困, 没有任何话语权, 处于一种尴尬的边缘失语状态, 是男性的所有品, 而且, 这种境遇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改善。徐小斌把这个社会称为“菲勒斯中心”世界。“菲勒斯”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 原意是指男性生殖器, 是生殖力和创造力的象征, 后衍生为用以说明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机制。在“菲勒斯中心”世界中, 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还是家庭领域中, 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了男性, 用男性的价值标准评价一切。在这个世界中, 女性被彻底客体化, 这个社会从本质上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 避免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领域。

一、神秘性

《双鱼星座》是一部关于现代女性的寓言, 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 但这个古老的故事经徐小斌之手, 被赋予了

当代经验, 通过卜零这个个性独特而又很有才华的女人在三个男人(丈夫、情人、老板)之间的周旋, 展现了现代女性在“菲勒斯中心”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在这个世界中, 女性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 她们要么求助于神灵, 要么相信巫师, 要么只能认为这是一种宿命。徐小斌善于在小说中营造神秘主义的氛围。在《双鱼星座》中, 徐小斌把中西文化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既有远古女娲神话对女性的崇拜, 又有西方创世纪神话中上帝对女性的惩罚, 同时借用巫文化和西方的星座文化, 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感。借助星座文化, 作家隐喻了卜零的人生命运。出生在双鱼星座的卜零, “敏感、神秘、耽于幻想, 经常在只有冥想而无行动的特殊意境中生活”; 她“有一种奇异的魅力, 异常渴望爱情, 她的一生只幻想着一件事, 那就是爱与被爱——爱情, 是她生命的唯一动力。她虽然聪明绝顶, 但很可能一事无成: 因为脆弱、漫不经心、自由放任会毁掉她的灵性; 而她幻想中的爱情则充斥着危险——那是所罗门的瓶子, 一旦禁锢的魔鬼溜出瓶子, 便会在毁掉别人的同时, 毁掉她自身。^{[2] (P3)}”

由于女性对自身命运无从把握, 因而, 作家借助神秘性来解释人类隐秘的内在世界, 表达女性乃

① 收稿日期: 2013-05-13

作者简介: 卢顽梅 (1976—), 女, 陕西礼泉人,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通过神秘主义的书写，徐小斌其实是想揭示出“在神秘的眩晕背后，是悲哀，是对于整个人性、人生的悲哀。”^[3]

徐小斌自己也毫不避讳地谈到对神秘性的偏爱，这与徐小斌的童年生活有很大关系。“我小时候跟姥姥住一间房，她信佛，经常会在家里的佛龕前做佛事，但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对这些东西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6岁时我有一次跟着她到广济寺去吃斋，转到一个偏殿时，突然被角落里几尊俯视的佛像吓坏了。我本来就是个小对悲伤、快乐都特别敏感的小孩儿，这一吓回家就发起了高烧，还不断地做些特别怪异的梦，姥姥还叮嘱说这样的梦不能轻易对人说。可以说，我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怪梦和家庭中的神秘、恐惧与不睦。”^[4]正如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曾说过“写作，像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有写满几令纸以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童年时代……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4] (P22)}童年生活经验直接影响作家心理和作家的创作，徐小斌也不例外。五岁之前，徐小斌的生活很幸福，可是弟弟出生之后，她的生活完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对出生于蛇年敏感而细腻的徐小斌影响非常大。“伯父有一回去苏联回来，带回了三件布拉吉，一件白底子青果领，有极鲜艳的绿叶红花，是樱桃那么大小的花，在那时的我看来，真是漂亮极了。这件最大，给了大姐。一件是乳白色的亚麻布，领子和袖口都镶了蓝白格的大荷叶边，很洋气的，给了二姐。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纱的，在胸口镶了一圈鲜红的缎带，插进镂空的花朵里，丝线挖嵌。照妈的眼光来看，这件是最好的，可是没过几天，吃晚饭的时候，弟弟就偏偏打翻了酱油碟，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块斑，我哭啊哭啊，我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复原的了，可我想要父母说一句话，说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话，这句话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顿老拳，孩子的心就那么容易受到伤害。——父母虽然都受过高等教育，可在重男轻女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比农村老太太更开明。”^{[6] (P3)}“有时觉得我一生都在做一件事：证明给爸爸妈妈看。但最终我失败了。我终于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连上帝都不可能公平。”^{[6] (P3)}总之，徐小斌小说中的神秘性以及宿命意味与她童年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在父系文化的缠绕包围之中，女性几乎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被动的存在，她们在幽闭的闺阁密室里都曾有过飞升彼岸——极乐世界的梦想，但是沉重的锁链早已牢牢地将她们束缚在此岸——现实生活的牢狱中。”^[7]徐小斌的中篇小说《双鱼星座》中的卜零即是这样一个女性。丈夫韦费尽心思把卜零从前任男朋友手里夺了过来，因为卜零身上具有“神秘感”。韦从小职员一跃而调到一家大公司之后，卜零身上的“神秘感”就消失了，忽然变得十分“贫弱”，“百无一能”，甚至比不上歌舞厅的风月女子。韦荣升为总经理之后卜零渐渐领略了“商人妇”的滋味。卜零的生日成了韦的一场作秀表演，他利用卜零的生日让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好丈夫，但这只是男权社会的评价标准，丈夫到底怎样，只有卜零自己最清楚。韦进入大公司之后不再把薪水如数交给卜零，只有在高兴的时候给老婆一点零花钱，他在很多方面堪称挥霍无度，却要求卜零点煤气灶的火柴要码整齐，不能丢掉，理由即点两个灶眼的时候就可以节省一根火柴。卜零玩游戏太投入而忘记烧开水，游戏机就被韦摔成了碎片。韦知道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之后对做爱也失去了兴趣。家庭生活的空洞、虚假、压抑和窒息使卜零把触角伸向了家庭以外的男性。

巫师的神秘预言让卜零注意到韦的司机石。石年轻、健康、漂亮，有一种大男孩式的腼腆，羞涩的时候一双大眼睛涨得绯红，让卜零怦然心动，她对石充满了欲望。卜零去佻寨组稿时，不惜冒生命危险为石带回一瓶香水。石受伤时想看录像带，卜零毫不犹豫地帮他借。尽管卜零对巫师的话有所怀疑，还是飞蛾扑火般地撞了上去，因为怀疑的背后仍然存有希望。卜零以为找到了爱情，找到了走向另一世界的通道，事实上它不过是个陷阱。石脸上常常泛起大男孩式的羞怯的潮红，只是一种假相，让卜零误入歧途。她不知道，石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情场老手，已婚，和妻子感情不睦，还有了情人，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的香水被石送给了情人。

卜零的老板是个心计极深的小个子男人，他深谙如何利用卜零这样的女人。老板对卜零的第一次利用便是以台里要大批裁人为由派卜零去最边远的寨子组稿。卜零认为稿子“庸俗”，老板不听卜零的意见，稿子被上级领导枪毙了之后反而把责任推

到了卜零身上,卜零只好逃回家庭。卜零是个很有才华的编剧,但是不被老板和同事所认可,她剧本中的诗意话语如“春天,踏着湿漉漉的脚步走来了;他的外衣和灵魂都是灰色的,像一条灰色河流中的水分子。^{[2] (P5)}”等,常被剧组里的人拿出来开玩笑。为了给受伤的石借录像带看,卜零再次堕入了老板的陷阱——献血,纤弱的卜零被老板赶到了一个死角根本没有回旋余地。献完血,老板送来大慰问品,语调亲切真挚谈吐幽默地连说了六个笑话之后显得很沉痛地宣布卜零被单位除名,以后不用去上班了。以韦、石、和老板为象征的金钱、欲望、权力把卜零逼上了绝境。

三、对现实困境的抗争

在现实生活中,卜零是一个个性独特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知识女性,她对爱情异常渴望,丈夫却痴迷于金钱,“只要自己做生意需要便可以随时把老婆典出去”;幻想中的情人也不过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老板是一个把权力运用到极致的庸俗小人……卜零面对的是绝对的困境,无法生存。男人让女人无路可走,这样的困境如何去改变?不得而知。寻求真爱的徒劳和抗争现实的绝望致使卜零起了报复之心。但是,“女性对于男性的深恨与复仇,永远只能在想像中表达、完成。^{[8] (P52)}”卜零以谋杀的形式对这三位男性进行了报复。勃然大怒的卜零在韦转身向外走的那一瞬间用老板送来的冰冻里脊击中了他的后脑,致其死亡,她把作案工具冰冻里脊放进烤箱并设定时间之后,盛妆出门去找她唯一的医生朋友拿到一小瓶毒药,像影子一样闪进邮局在填写汇单的地方悄悄拿起一瓶墨水,迅速地把那一小包东西倒进去,然后掏出钢笔吸了几下墨水,她没有忘记在出门的时候把剩下的墨水洒在外面的土地上。卜零走进咖啡厅的时候老板已经等候多时了,趁着老板去洗手间的时候卜零向老板的杯子里挤出几滴墨水,卜零走出咖啡厅的时候老板已经趴在桌子上了,像是熟睡。回到家中,卜零拨通了石的电话,以肉体诱惑石,在石意乱情迷的时候用刀子刺向了他的心口。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报复只是一场梦。梦境中的卜零和现实生活中的卜零判若两人,梦境中的卜零弃绝情欲,冷静至极,干净利落,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要求,在梦中得到了实现。梦醒之后,韦抱着头说头疼,石也告假说心口疼,可见,卜零的报复对这个“菲勒斯中心”社

会来说毫无力量。在强大的社会体制和强势文化面前,卜零太弱小,根本无法动摇这个社会存在的根基,只能选择一种无声的反抗——逃离。

四、逃离

“在梦中,她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极度冷静不动声色地杀死了三个男人——权力、金钱和性的代码,从梦中醒来之后,她走向(或曰逃往)她认同的空间: 伍寨。^{[1] (P371)}”小说中,作家为女主人公最终的逃离做了充分的铺垫。徐小斌笔下的卜零热爱生命,追求真爱,有着女人独特的气质和智慧,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她不可理喻,举止行为乖张,是社会正常人眼中的“异端”。她至纯至真,不愿意戴假面具,因而时时处于一种困境之中,不被理解,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从容貌来看,卜零的容貌争议很大,有人说卜零很美丽,而另外一些人说卜零根本不美。根据一本奇怪的书,卜零发现自己比较接近西亚、北非那一族的女性。徐小斌从小说一开始便对卜零有明确的定位“异邦异族”。卜零去伍寨组稿的时候觉得伍寨人是自己遥远的族人,伍寨的头人也说卜零老师很可能是我们的族人。卜零觉得自己是被遗弃在世界文明之外的充满美丽原始生命的一族。远在伍寨,卜零看到了远古时代生活的痕迹,她发现了自己与伍寨人的心灵相通,似乎感悟到了母系社会的呼唤,她把目光投向自然文明,投向异族,这里成了她精神的家园、心灵的皈依。但是伍寨是个虚构的世界,是个梦幻般的精神栖居地,是个理想的乌托邦,并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而这恰恰消解了卜零逃离的意义,注定了她只能是一个永远的精神流浪者。用徐小斌的话来说“我的逃离就是永生。^{[1] (P372)}”

徐小斌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宿命意味。小说结尾部分“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天边的一扇门悄悄地开了,上帝本人探出头来。上帝看见了那个不安分的夏娃的后裔。上帝隐约记起在伊甸园里夏娃的恶劣表现。为了偷吃智慧树的禁果,上帝给予了她最严厉的惩罚: 让她妊娠,让她流血,让她忍受比男人大得多的苦痛。但一切已经迟了。因为她已在男人之先吃了那禁果。上帝想到这里不免有些沮丧,他不再看那个不自量力的女人一眼就关上了天门。他把天门向女人永远关上了。^{[2] (P58-59)}”正如戴锦华所评,“覆盖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生命流程,不外乎两极: 顺从,便成为牺牲; 反叛,亦是一种献祭。”徐小斌选择了后者,她曾经不无痛心地说:

“女性的反抗是无用的，但它有一种悲壮的美。”
“我的女主人公虽然仍然向社会选择了逃离的方式，却是以逃离的形式在进行着反抗，尽管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却是带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你可以践踏我摧残我甚至从精神上戕害我从肉体上消灭我，但我的精神不死，我的精神始终俯视着你怜悯着你蔑视着你摧毁着你。我这篇小说依然没有脱离理想主义的轨道。尽管我的理想主义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1] (P369)}”整个社会设置了一个个无形的陷阱，等着女性往进跳，不跳还不行。这是文化和上帝的合谋，她们能逃到哪里去？“除非将来有一天，女性之神真正君临，创世纪的神话被彻底推翻，女性或许会完成父权制选择的某种颠覆。正如弗洛伦斯·南格尔大胆包天的预言：下一个基督也许将是一个女性。^{[9] (P305-306)}”

五、人的异化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塑造”，被异化；通过女性这面镜子反观，男性在这个社会中同样被深度异化。现代社会中，男女两性关系严重变质。卜零的丈夫韦对女人没有兴趣，卜零的“搔首弄姿”在他眼中如同一团空气，他高兴的时候会自嘲“坐怀不乱”，并引以为豪，他的兴趣在“金钱”。石是个很实际的男人，卜零这样的女人对他来说像是飘在天上的云彩，更重要的是这牵涉到他的饭碗，他喜欢女人对他的彻底顺从。卜零的老板觉得卜零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很对她动了些念头，可卜零把这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男人视作一团空气，让他产生一种失败感，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卜零常常不顾场合地顶撞她，以至于他最终把卜零“请”走了。

在“菲勒斯中心”社会中，男人们追逐的是金钱、权力和性欲，生命力异常羸弱。男女之间生命力量的失衡，最终造成女主人公对男人的彻底绝望。生命的本能性爱在他们那里不是被标上生育的标签，就是成为纯粹的肉欲，他们是被抽掉灵魂的空洞的人。羸弱的男人“塑造”了羸弱的女人，KTV包间几乎所有影碟都离不开的一个三点式泳装女人，传达的是男人对女人审美标准，他们企盼的是贫弱，标准，害怕眩目的生命色彩，他们喜欢的是迎合他们趣味的“风尘女子”。现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不断丰富，但是，违背自然原则的物质文明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沉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各种欲望在消磨女人的同时也阉割了男人，使人性走向了深度异化。精神分析学家西蒙格特·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需要的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以持久地克制和延迟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而本能追求的则是一种为文化所不能给予的满足，是种纯粹的、作为自在目的的满足。沈从文也曾对人类进程充满了担忧，触及到了历史行进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他的创作更多地从伦理主义的角度，强调都市“现代文明”畸形发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伦理沦丧。因而，尚未被现代文明侵蚀的“化外之境”成了作家潜意识中为现代人创造的精神栖息地。“徐小斌关注的不只是女性，而是整个人类在现代文明负面作用影响下所付出的代价及其深层精神状况。金钱、权力、欲望，这些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诱惑与天魔，不只是女性，男性同样受到它们的威迫与异化。因此，作家从女性视点出发的对当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如对商业社会人性变异、虚伪的揭示，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对当代人深层精神生活的关注便显得难能可贵，也因此具有了全人类的价值。^{[10] (P2)}”

参考文献：

- [1] 徐小斌. 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 徐小斌文集第5卷 [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
- [2] 徐小斌. 双鱼星座 [A]. 徐小斌文集(第2卷) [C].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
- [3] 徐小斌. 遇难航程中的宴飨 [J]. 文学自由谈, 1997, (1): 44.
- [4] 孙惠英. 徐小斌: 错位也是种美丽. 天津日报 [N]. 2005-10-21(13).
- [5]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苏]. 金蔷薇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 [6] 徐小斌. 世纪回眸: 生命中的色彩. 蔷薇的感官 [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
- [7] 罗风云. 沉重的翅膀飘零的羽毛——对徐小斌小说中女性的解读 [J].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6): 50.
- [8] 戴锦华. 自我缠绕的迷幻花园——阅读徐小斌 [J]. 当代作家评论, 1999, (1): 52.
- [9] 徐小斌. 出错的纸牌 [A]. 徐小斌文集(第5卷) [C].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
- [10] 唐春兰. 穿越“神秘”的女性极地——徐小斌小说创作的精神分析学研究 [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5.